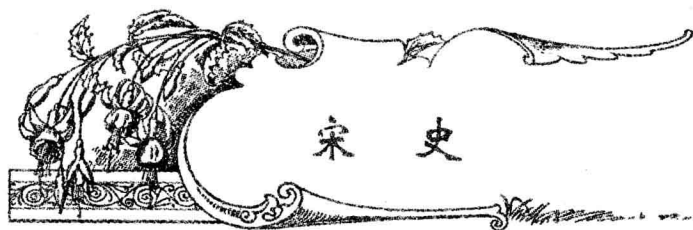
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宋史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

卷三九九——卷四二一

【元】脱 脱 等 撰

刘浦江 等 标点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宋史卷三九九

列传第一五八

郑穀 王庭秀附 仇愈 高登
娄寅亮 宋汝为

郑穀字致刚，建州人。政和八年举进士，授安陆府教授，权信阳县尉，监南京酒税。遂召为御史台主簿。张邦昌之僭号也，挺身见高宗于济州。既即位，擢监察御史，迁右司谏，升为谏议大夫。

帝至杭州，穀奏曰：“陛下南渡出于仓卒，省台寺监、百司之臣获济者鲜，当擢吴中之秀以为用。况天下贤俊多避地吴、越，宜令守臣体访境内寄居待阙，及见任官观等京朝官以上，各具姓名以闻，简拔任使，庶几速得贤才以济艰厄。”诏从之。

苗傅、刘正彦等逆乱，穀庭立面折二凶，且谓逆贼凶焰炽甚，非请外援无可为者。乃上章待罪求去，退见吕颐浩，议兴复计，太后降诏不允。朱胜非言穀面折二凶事，拜御史中丞。

时二凶窃威福之柄，肆行杀戮，日至都堂侵紊机政。穀言：“黄门宦者之设，本以给事内庭，供扫除而已。俾与政事，则贪暴无厌，待以兵权，则惨毒无已，皆前世已行之验也。故宦官用事于上，则生人受祸于下，匹夫力不能胜，则群起而攻之。是以靖康之初，群起而攻之者庶民也；睿圣皇帝南渡，驻驿未安，群起而攻之者众兵也。今当痛革前弊，并令选择其人，曾经事任招权纳宠者，屏之远方，俾无浸淫以激众怒，则赏罚之柄自朝廷出，国势尊矣。仍谕军法便宜，止行于所辖军伍，其余当闻之朝廷，付之有司，明正典刑，所以昭尊君

之礼而全臣子忠义之节也。”疏留中不出。穀对，请付外行之。

又论：“黄潜善、汪伯彦均于误国，而潜善之罪居多，今同以散官窜谪湖南；钱伯言与黄愿皆弃城，吕源与梁扬祖皆拥兵而逃，今愿罢官，扬祖落职，而源、伯言未正典刑，非所以劝懲。”诏窜削有差。

傅、正彦日至都堂议事，穀奏：“将帅之臣不可预政。”及闻以签书枢密院召吕颐浩，以礼部尚书召张浚，分张浚兵以五百人归陕西，而浚不受尚书之命，浚不肯分所部兵，遂谪浚居郴州，擢俊以节度知凤翔。穀知出二凶奸谋，具章乞留颐浩知金陵，浚不当贬，不报。穀遂遣所亲谢响变姓名，微服为贾人，徒步如平江见浚等，具言城中事，以为严设兵备，大张声势，持重缓进，使贼自遁，无惊动三宫，此上策也。浚闻之，皆感激奋厉为赴难计。

俄诏睿圣皇帝为皇太弟、天下兵马大元帅，幼主为皇太侄，即与大臣进议，以为“在庭公卿、百司、群吏皆昔之臣属也，今则与之比肩事主矣。稽之于古，则无所法；行之于今，则实逆天。或者谓大元帅可以任军旅之大事，臣窃以为不然。昔舜之禅禹也，犹命禹徂征有苗，则禹虽受禅，而征伐之事舜犹亲之也。唐睿宗传位皇太子，以听小事，自尊为太上皇，以听大事。如是无不可者，则稽之于古为有法，行之于今为得宜。”

太后垂帘同听政，以安人心。退与御史王庭秀上疏力争。太后召穀与宰执同对帘前，穀乞召庭秀，太后谕曰：“今欲令睿圣皇帝总领兵马来。”穀奏曰：“臣不知其他，但人君位号岂容降改，闻之天下，孰不怀疑。虽前世衰乱分裂之时，固未有旬日之间易两君，一朝降两朝位号者也。”太后令穀至都堂，朱胜非出朱昉等所上书以示穀、庭秀，穀、庭秀力言昨日诏书不可宣布，必召变。胜非与执政颜岐、王孝迪、路允迪皆在坐，尚书左丞张 独曰：“事势若此，岂争此名位耶？”激欲出，穀等共止之。

穀与李邴并为端明殿学士、同签书枢密院事。高宗复位，进签书，执政甫百日而卒。高宗甚悼之，谓大臣：“朕丧元子，犹能自排

遣，于穀殆不能释也。”

庭秀字颖彦，慈溪人。与黄庭坚、杨时游，其为学旁搜远绍，不苟趣时好，造诣深远，操植坚正，发为文辞，俊迈宏远。登政和二年上舍第，历官州县。

侍御史李光荐为御史台检法官。宣和、靖康时，进言皆发于忠义。御史中丞言：“伪楚时庶官中如虞谟、王庭秀者，初非疾病，毅然致为臣而归，愿褒擢之。”拜监察御史，奏：“乞威断当出於人主，而所遣宣谕官，当令举廉吏。”又言：“刑名有疑虑者，令州郡法官申宪司阅实县奏，以取裁决。”迁殿中侍御史，论黄潜善卖官售宠，罢之。

既与郑戢力争降封高宗事，未几出知瑞州，右正言吕祉奏：“朝廷今日缘论大臣移一言官，明日罢一言官，则後日大臣行事有失，谁敢言者。”遂召为吏部郎，改左司，言：“朝廷比来深疾贪吏，然州县之间岂无廉介自将，沈于下僚者，宜命五使，所至以廉洁清修，可以师表吏民者，以名来上，参之公议，不次升擢，以厉士风。”从之。

迁检正中书门下省诸房公事，与宰相议多不合，不自安，引疾求去。诏直秘阁、主管崇道观而归。

仇愈字泰然，益都人。大观三年进士，授邠州司法，臧狱详恕，多所全活。为邓城令，满秩，耆幼遮泣不得去。徙武陟令，属朝廷方调兵数十万于燕山，愈馈饷毕给。时主将纵士卒过市掠物，不予直，他邑官逃避，愈先期趣备，申严约束，遂以不扰。已而愈送运饷于涿，值大军溃于卢沟河，囊橐往往委以资敌，愈间关营护，无一豪弃失。寒

调高密丞，俗尚嚣讼，愈摄县事，剖决如流，事无淹夕，民至怀饼饵以俟决遣。猾吏杨盖每阴疏令过，胁持为奸，愈暴其罪黥之，无不悦服。州阙司录，命愈摄事，既行，邑氓万馀邀留，至拥归县廨，时天寒，皆然火警守，布满后先，愈由它道得出，或追拜马首曰：“公舍我去，我必使公复来。”它日，愈方白事郡牙，忽数千人径夺以归，守

将弗能遏。剧寇起莱、密间，素闻忿名，戒其党毋犯高密境，民赖以安。密卒闭关叛掠，害官吏几尽，独呼曰：“无警仇公。”

南迁，丁母忧。服除，知建昌军，入为考功员外。时仕者宛转兵间，亡失告牒十常七八，而铨部无案籍，诉丐者甚多，真伪错乱。忿亲为考核，其可据者悉责保识，因上闻行之。

迁右司及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，俄为沿海制置使。明守与宰相厚善，给言士卒将为变，致遣精兵密捕。统制官徐文觉之，初谋纵军剽略，顷之泛海去，呼曰：“我以仇公故，不杀人，不焚屋庐。”一城晏然。犹坐削两官，主管太平观。

以淮西宣抚知庐州。刘豫子麟合金兵大入，民情汹惧。宣抚司统制张琦者，冀乘危为乱，驱居民越江南走。欲先胁忿出，拥甲士数千突入，露刃登楼，扬白麾，左右惊溃，迫忿上马，忿徐谓曰：“若辈无守土责，吾当以死殉国，寇未至而逃，人何赖焉。”坚不为动，神色无少异。琦等错愕，遽散其徒，人心遂定。

时金人出入近境，忿求援于宣抚司，不报。又遣其子自间道赴朝廷告急，虽旌其子以官，而援卒不至。帝方下诏亲征，而诏亦不至淮甸，喧言将弃两淮为保江计。余录诏语揭之郡县，读者至流涕，咸思自奋。监押阎仅死于贼，余众来归，州帑匱竭，无以为赏，忿悉引班坐，犒以酒食，慰劳之，众皆感励。募庐、寿兵得数百，益乡兵二千，出奇直抵寿春城下，敌三战皆北，却走度淮。其後麟复增兵来寇，却复寿春，俘馘甚众，获旗械数千，焚粮船百余艘，降渤海首领二人。

初，金人围濠州，旬日未下，属天寒，马多僵死，乃悉众向淮东。枢密使张浚方视师金陵，忿以策说之曰：“金重兵在淮东，师老食匱，若以精兵二万，一自寿阳，一自汉上，径趋旧京，当不战而退，继以大军尾击，蔑有不济者。昔人谓‘一日纵敌，数世之患。’愿无失时之悔。”浚不能用。

麟复以步骑数千至合肥，谍言兀术为之殿，人心怖骇，不知所为。会京西制置使遣牛皋统兵适至，却顾左右曰：“召牛观察来击

贼。”皋既至，以忠义撼之，皋素勇甚，以二千馀骑驰出，短兵相接，所向披靡，敌稍慑，散而复集者三。其副徐庆忽坠马，敌竞赴之，皋掖以上，手刺数人，因免胄大呼曰：“我牛皋也，尝四败兀术，可来决死。”寇畏其名，遂自溃。以愈克复守御功，加徽猷阁待制。

明年，宣抚司始遣大将王德来，时寇已去，德谓其伍曰：“当事急时，吾属无一人渡江击贼，今事平方至，何面目见仇公耶？”德麾下多女真、渤海归附者，见愈像，不觉以手加额。

初，宣抚司既不以一卒援诸郡，但令焚积聚，弃城退保，文移不绝于道，又请浚督行之。浚檄愈度其宜处之，愈谓：“残破之余，兵食不给，诚不能支敌。然帅臣任一路之责，誓当死守。今若委城，使金人有淮西，治兵徙于巢湖，必貽朝廷忧。”力陈不可，浚韪其言，而卒全活数州之众。寻诏诣阙，军民号送之。

改浙东宣抚使、知明州，以挫豪强、奖善良为理。吏受赇，虽一钱不贷，奸猾敛迹。州罹兵火既毁，舰斥厨钱助其费，买田行乡饮酒礼。岁饥，发官储损其直，民无死徙。朝廷闻之，进秩一等。

再召，进对，帝亲加褒谕，欲留置近密。言者以愈在郡多黥胥吏为惨酷，请授外藩。时峒獠未息，乃进直学士，为湖南安抚使，禁盗铸钱者，趣使为农，物价既平，商贾遂通。数月，召还，加宝文阁学士、陕西都转运使。时金人无故归侵疆，诡计叵测，愈力陈非策。固辞不行。秦桧方主和议，以为异己，落职，以左朝奉郎、少府少监分司西京，全州居住。

起知河南府，未行，金人果复陷所归郡邑，如愈言。乃复待制，再知明州，改知平江府，陛辞，言：“我军已习战，非复前日，故刘锜能以少击众，敌大挫衄，若乘已振之势，鼓行而前，中原可傅檄而定。”上嘉之。以言罢，提举太平观。积官至左朝议大夫，爵益都县伯。卒，赠左通议大夫。

愈性至孝，母没时，方崎岖转徙，居丧尽礼。沿海制置使陈彦文荐于朝，起复之，愈不就。愈端方挺特，自初官讫通显，无所附丽。令邓城时，丞相范宗尹方为邑子，以文谒愈。愈他日语其父：“是子公

辅器也。”宗尹既当国，未尝以私见。愈在明州，尝欲荐一幕官，问曰：“君日费几何？”对以“十口之家，日用二千”。愈惊曰：“吾为郡守费不及此，属僚所费倍之，安得不贪。”遂止。

高登字彦先，漳浦人。少孤，力学，持身以法度。宣和间，为太学生。金人犯京师，登与陈东等上书乞斩六贼。廷臣复建和议，夺种师道、李纲兵柄，登与东再抱书诣阙，军民不期而会者数万。王时雍纵兵欲尽歼之。登与十人屹立不动。

钦宗即位，擢吴敏、张邦昌为相，敏又雪前相李邦彦无辜，乞加恩礼起复之。登上书曰：“陛下自东宫即位，意必能为民兴除大利害。践阼之始，兵革扰攘，朝廷政事一切未暇，人人翘足以待事息而睹惟新之政，奈何相吴敏、张邦昌？又纳敏党与之言，播告中外，将复用李邦彦，道路之人无不饮恨而去。是陛下大失天下之望，臣恐人心自此离矣。太上皇久处邦彦等于政府，纪纲紊乱，民庶愁怨，方且日以治安之言诱误上皇，以致大祸，仓皇南幸，不获宁居。主辱臣死，此曹当尽伏诛，今乃偃然自恣，朋比为奸，蒙蔽天日。陛下从敏所请，天下之人将以陛下为不明之君，人心自此离矣。”再上书曰：“臣以布衣之微贱，臣言系宗社之存亡，未可忽也。”于是凡五上书，皆不报。因谋南归，忽闻邦昌各与远郡，一时小人相继罢斥，与所言偶合者十七八，登喜曰：“是可以尽言矣。”复为书论敏未罢，不报。

初，金人至，六馆诸生将遁去，登曰：“君在可乎？”与林迈等请随驾，隶聂山帐中，而帝不果出。金人退师，敏遂讽学官起罗织，屏斥还乡。

绍兴二年，廷对，极意尽言，无所顾避，有司恶其直，授富川主簿。宪董弁闻其名，檄献六郡狱，复命兼贺州学事。学故有田舍，法罢归买马司，登请复其旧。守曰：“买马、养士孰急？”登曰：“买马固急矣，然学校礼义由出，一日废，衣冠之士与堂下卒何异？”守曰：“抗长吏耶！”曰：“天下所恃以治者，礼义与法度尔，既两弃之，尚何言！”守不能夺，卒从之。摄狱事，有囚杀人，守欲奏裁曰：“阴德可

为。”登曰：“阴德岂可有心为之，杀人者死，而可幸免，则被死之冤何时而销？”

满秩，士民丐留不获，相率馈金五十万，不告姓名，白于守曰：“高君贫无以养，原太守劝其感受。”登辞之，不可，复无所归，请置于学，买书以谢士民。归至广，会新兴大饥，帅连南夫檄发廩赈济，复为糜于野以食之，愿贷者听，所全活万计。岁适大稔，而偿亦及数。民投牒愿留者数百辈，因奏辟终其任。

召赴都堂审察，遂上疏万言及《时议》六篇，帝览而善之，下《六议》中书。秦桧恶其讥己，不复以闻。

授静江府古县令，道湖州，守汪藻馆之。藻留与修《徽宗实录》，固辞，或曰：“是可以阶改秩。”登曰：“但意未欲尔。”遂行。广西帅沈晦问登何以治县，登条十余事告之。晦曰：“此古人之政，今人诈，疑不可行。”对曰：“忠信可行蛮貊，谓不能行，诚不至尔。”豪民秦琥武断乡曲，持吏短长，号“秦大虫”，邑大夫以下为其所屈。登至，颇革，而登喜其迁善，补处学职。它日，琥有请属，登谢却之，琥怒，谋中以危法。会有诉琥侵贷学钱者，登呼至，面数琥，声气俱厉，叱下，白郡及诸司置之法，忿而死，一郡快之。

帅胡舜陟谓登曰：“古县，秦太师父旧治，实生太师于此，盍祠祀之？”登曰：“桧为相亡状，祠不可立。”舜陟大怒，摭秦琥事，移荔浦丞康宁以代登，登以母病去。舜陟遂创桧祠而自为记，且诬以专杀之罪，诏送静江府狱。舜陟遣健卒捕登，属登母死舟中，藁葬水次，航海诣阙上书，求纳官赎罪，帝闵之。故人有为右司者，谓曰：“丞相云尝识君于太学，能一见，终身事且无忧，上书徒尔为也。”登曰：“某知有君父，不知有权臣。”既而中书奏故事无纳官赎罪，仍送静江狱。登归葬其母，讫事诣狱，而舜陟先以事下狱死矣，事卒昭白。

广漕郑鬲、赵不弃辟摄归善令，遂差考试，摘经史中要语命题，策闽、浙水灾所致之由。郡守李仲文即驰以达桧，桧闻震怒，坐以前事，取旨编官容州。漳州遣使臣谢大作持省符示登，登读毕，即投大

作上马，大作曰：“少入告家人，无害也。”登曰：“君命不敢稽。”大作愕然。比夜，巡检领百卒复至，登曰：“若朝廷赐我死，亦当拜敕而后就法。”大作感登忠义，为泣下，奋剑叱巡检曰：“省符在我手中，无它语也。汝欲何为，吾当以死捍之。”隔、不弃亦坐镌一官。

登谪居，授徒以给，家事一不介意，惟闻朝廷所行事小失，则輶蹙不乐，大失则恸哭随之。临卒，所言皆天下大计。後二十年，丞相梁克家疏其事以闻。何万守漳，言诸朝，追复迪功郎。后五十年，朱熹为守，奏乞褒录，赠承务郎。

登事其母至孝，舟行至封、康间，阻风，方念无以奉晨膳，忽有白鱼耀于前。其学以慎独为本，所著《家论》、《忠辨》等篇，有《东溪集》行世。

娄寅亮字陟明，永嘉人。政和二年进士，为上虞丞。建炎四年，高宗至越，寅亮上疏云：“先正有言：‘太祖舍其子而立第，此天下之大公；周王薨，章圣取宗室育之宫中，此天下之大虑也。’仁宗感语其说，诏英祖入继大统。文子文孙，宜君宜王，遭罹变故，不断如带。今有天下者，独陛下一人而已。蜀者椒寝未繁，前星不耀，孤立无助，有识寒心。天其或者深戒陛下，追念祖宗公心长虑之所及乎？崇以来，谀臣进说，独推濮王子孙以为近属，餘皆谓之同姓，遂使昌陵之后，寂寥无闻，奔进蓝缕，仅同民庶。恐祀丰于昵，仰违天监，太祖在天莫肯顾歆，是以二圣未有回銮之期，金人未有悔祸之意，中原未有息肩之日。臣愚不识忌讳，欲乞陛下于子行中遴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，视秩亲王，俾牧九州，以待皇嗣之生，退处藩服，并选宣祖；太宗之裔，材武可称之人，升为南班，以备环卫。庶几上慰在天之灵，下系人心之望。”帝读之感悟，枢密富直柔荐之。

绍兴元年，召赴行在，以其言宗社大计也。既入见，复上疏曰：“陛下辙迹所环，六年于外，险阻艰难，备尝之矣。然而二圣未还，金人未灭，四方未靖者，何哉？天意若曰：‘天祚宋德，太祖不私其子而保之，不幸奸邪误国而坏之，将使嗣圣念祖，思危而後获之，乃所以

申其永命也。臣诚狂妄，去岁上章，请陛下取太祖诸孙之贤者，视秩亲王，使牧九州，误蒙采听，赦而不诛。兹盖在天之灵发悟圣心，为社稷计，非愚臣之所及也。伏望宜告大臣行之，它日皇子之生，使之退处清暇，不过增一节度使尔。陛下以太祖之心，行章圣之虑，自然孝弟感通，两宫回睟，泽流万世。”

改合入官，擢监察御史。时相秦桧以其直柔所荐，恶之，讽言者论寅亮匿父丧不举，下大理鞫问，无实，犹坐为族父冒占官户罢职，送吏部，由是坐废。

宋汝为字师禹，丰县人。靖康元年，金人犯京师，阖门遇害。汝为思报国家及父兄之仇，建炎三年，金人再至，谒部使者陈边事，遣对行在。高宗嘉纳，特补修武郎，假武功大夫、开州刺史，奉国书副京东运判杜时亮使金。

时刘豫节制东平，丞相吕颐浩因致书豫。汝为行次寿春，遇完颜宗弼军，不克与时亮会，独驰入其壁，将上国书。宗弼盛怒，劫而缚之，欲加僇辱。汝为一无惧色，曰：“死固不辞，然衔命出疆，愿达书吐一辞，死未晚。”宗弼顾汝为不屈，遂解缚延之曰：“此山东忠义之士也。”命往见豫，汝为曰：“愿伏剑为南朝鬼，岂忍背主不忠于所事。”力拒不行，乃至京师，濒死者数四。

豫僭号，汝为持颐浩书与之，开陈祸福，勉以忠义，使归朝廷。豫悚而立曰：“使人！使人！使豫自新南归，人谁直我，独不见张邦昌之事乎？业已至此，夫复何言。”即拘留汝为。然以汝为儒士，乃授通直郎、同知曹州以诱之，固辞。遂连结先陷于北者凌唐佐、李亘、李侁为腹心，以机密归报朝廷。唐佐等所遣僧及卒为逆者所获，汝为所遣王现、邵邦光善达，朝廷皆官之。

绍兴十三年，汝为亡归，作《恢复方略》献于朝，且曰：“今和好虽定，计必背盟，不可遽弛。”时秦桧当国，置不复问。独礼部尚书苏符怜之，为言于朝，换宣教郎，添差通判处州。高宗忆其忠，特转通直郎。

汝为遂上丞相书，言：“用兵之道，取胜在于得势，成功在乎投机。女真乘袭取契丹之锐，泉视狼顾，以窥中原，一旦长驱直捣京阙，升平既久，人不知兵，故彼得投其机而速发，由是猖獗两河，以成盗据之功。既而关右、河朔豪杰士民避地转斗，从归圣朝，将士戮力，削平群盗，破逐英雄，百战之余，勇气万倍。回思曩昔，痛自惭悔，人人扼腕切齿，愿当一战。加以金人兵老气衰，思归益切，是以去岁顺昌孤垒，力挫其锋。方其狼狈逃遁之际，此国家乘胜进战之时也。惜乎王师遽旋，抚其机而不发，遂未能殄灭丑类，以成恢复之功。今闻其力图大举，转输淮北，其设意岂小哉！所虑秋冬复肆猖獗，兀术不死，兵革不休，虽欲各保边陲，安可得也。今当乘去岁淮上破贼之势，特降哀痛之诏，声言亲征，约诸帅长驱直捣某月日各到东京，协谋并力，以俘馘兀术为急。”

又言：“兀术好勇妄作，再起兵端，所共谋者，叛亡群盗而已。去夏诸帅各举，金人奔命败北之不暇，兀术深以为虑，故为先发制人之动，所恃者不过自能聚兵合势，料王师以诸帅分军尔。今计其步骑不过十万，王师云集，其众数倍，合势刻期，并进戮力，何忧乎不胜？若以诸帅难相统属，宜除川、陕一路，专当撒离喝，权合诸帅为两节制，公选大臣任观军容为宣慰之职，往来调和诸帅，使之上下同心，左右戮力，则势既合不为贼所料矣。不然，分军山陈、蔡，直捣东都，贼必首尾势分，复以重兵急击，然後以舟师自淮、蔡、新河入钜野泽，以步兵自洛、渡、怀、卫入太行山，以袭其内。舟师入钜野，则齐鲁摇，步兵入太行，则三晋应，贼势虽欲合而不分，亦难乎为计矣。”

久之，有告汝为于金人以腊书言其机事者，大索不获，寻知南归。检将械送金人，汝为变姓名为赵复，徒步入蜀。汝为身長七尺，疏眉秀目，望之如神仙。杨企道者，遇之溪上，企道曰：“必奇士也。”款留之，见其议论英发，洞贯古今，靖康间离乱事历历言之，企道益惊，遂定交，假僧舍居之。

桧死，汝为曰：“朝廷除此巨蠹，中原恢复有日矣。”企道劝其理前事，汝为慨然太息曰：“吾结发读书，奋身一出，志在为国复仇，收

还土宇，颇为诸公所知。命繆数奇，軋于权臣，今老矣，新进贵人，无知我者。”汝为能知死期，尝祭其先，终日大恸，将终，神气不乱。

汝为倜傥尚气节，博物洽闻，饮酒至斗余，未尝见其醉，或歌或哭，涕泪俱下。其客蜀也，史载之、邵博、宇文亮臣、李焘相得甚欢，赵沂、王京鲁、关民先、杨采、惠畴经纪其丧事。

三十二年，其妻钱莫知汝为死，诣登闻鼓院以状进，诏索之不得。隆兴二年，其子南强以汝为之死哀诉于朝，参知政事虞允文，钱端礼以闻，特官一子。有《忠嘉集》行世。

论曰：高宗播迁，复有苗、刘之变，此何时也，郑穀、王庭秀正色立朝，以争君之义，顾不韪哉！仇愈悒悒君子，遗泽在民。《易》曰“王臣蹇蹇”，高登有焉。娄寅亮请立太祖后为太子，能言人臣之所难言，而高宗亦慨然从之，君仁而臣直乎！宋汝为归自金国，论事切直，与寅亮俱迁秦桧，一则诬以罪谴，一则逃遁以死，於乎悽矣！

宋史卷四〇〇

列传第一五九

王信 汪大猷 袁燮
吴柔胜 游仲鸿 李祥
王介 宋德之 杨大全

王信字成之，处州丽水人。既冠，入太学，登绍兴三十年进士第，试中教官，授建康府学教授。丁父忧，服除，进所著《唐太宗论赞》及《负薪论》，孝宗览之。嘉叹不已，特循两资，授太学博士。

时须次者例徙外，添差温州教授。郡饥疫，议遣官赈救之，父老愿得信任其事，守不欲以烦信，请益力，信闻之，欣然为行，遍至病者家，全活不可胜记。

差敕令所删定官，法令有不合人情，自相牴牾，吏得以傅会出入者，悉厘正之。转对，言：“敌情不可测，和议不可恃，今日要当先为自备之策，以待可乘之机。”上以为是。又论：“太学正、录掌规矩之官而员多，博士掌训导之官而员少，请以正、录两员升为博士。”从之。论除官陞冗之敝，乞精选监司而择籍名，郡将代半岁乃注人。上亲以其章授宰臣行。

权考功郎官。蜀人张公迁，初八年免铨，至是改秩，吏妄引言，复令梏之，信钩考其故，吏怖服。有三蜀士实碍式，吏受赇为地，工部尚书赵雄，蜀人也，以属信，信持弗听，已而转吏部阅审成牍，抚掌愧叹，嗟激不已，以闻于上。

它日，上谓尚书蔡洸曰：“考功得王信，铨曹遂清。”邈者私相语，指为神明。武臣给告不书年齿，磨转荫荐，肆为奸欺，不可控搏，为搢最者数事告宰相，付之大理狱。事连三衙，殿帅王友直锐争之，上审知其非，沮之曰：“考功所言，公事也，汝将何为？”狱具，皆伏辜。因请置籍，以梏后患。

授军器少监，仍兼考功郎官。丁母忧，吏哀金杀牲祷神，愿信服阕无再为考功。既起，知永州。入奏事，留为匠作少监，复考功郎官，转浑器少监兼右司郎官，升员外郎。四方有以疑狱来上者，信反复披览，常至夜分。

升左司员外郎，转对，论士大夫趋向之敝：“居官者逃一时之责，而後之祸患有所不恤，献言者求一时之合，而行之可否有所不计。集事者以趣办为能，而不为根本之虑；谋利者以羨余为事，而不究源流之实。持论尚刻薄，而寝失祖宗忠厚之意；革敝烦琐碎，而不明国家宽大之体。因循玩习，恬不为怪。愿酌古之道，当时之宜，示好恶於取舍之间，使天下靡然知乡，而无复为目前苟且之徇。”又论：朝廷有恤民之政，而州县不能行恤民之实言。近岁不登，陛下轸念元元，凡水旱州郡租赋，或蠲放，或倚阁住催。然倚阁住催之名可以并缘为扰，愿明与减放。”又论豫备三说：收逃亡之卒，选忠顺之官，严训练之职。又言屯田利害。上皆纳其说。

兼玉牒所检讨官、提领户部酒库。久之，上谕信曰：“知朕意否？行用卿，虑书生不长於财赋，故以命卿，果能副朕所委。”

为中书门下检正诸房文字，迁太常少卿兼权中书舍人。假礼部尚书使于金，肄射都亭，连中其的，金人骇曰：“尚书得非黑王相公子孙耶？”谓王德用也。信得米芾书法，金人宝之。归言金人必衰之兆有四，在我当备之策有二，上首肯之。

太史奏仲秋日月五星会于轸，信言：“休咎之征，史策不同，然五星聚者有之，未闻七政共集也。分野在楚，愿思所以顺天而应之。”因条上七事。又言：“陛下即位之初，经营中原之志甚锐，然功之所以未立者，正以所用之人不一。其人不一，故其论不一；其论不

一，故其心不一。愿豫求至当之论，使归于一。锁闼封驳，而右府所下不关中书，或斜封捷出，左於公论。统领官奴事内侍，坐谪远州，幸蒙赦还而遽复故职。潜藩恩旧之隶徒，榷酤官而齿朝士。老禁校僥冀节餼，诡计可得之，而奉稍恩典，与正不异。阁门多溢额祗候。妃嫔进封而冒指它姓为甥侄。既一一涂归，有虽书读而徐核其不当者，续争救之。”上曰：“事有不可不问者，第言之，朕无有不为卿行者。”於是益抗志不回。

宦者甘昇既逐远之矣，属高宗崩，用治丧事，人莫敢言。升俄提举德寿宫，信亟执奏，举朝皆悚。翰林学士洪迈适入，上语之曰：“王给事论甘升事甚当。朕特白太上皇后，圣训以为：‘今一宫之事异於向时，非我老人所能任，小黄门空多，类不习事，独升可任责，分吾忧。渠今已归，居室尚不能有，岂敢蹈故态’以是驳疏不欲行。卿见王给事，可道此意。”信闻之乃止。

信遇事刚果，论奏不避权要，繇此人多嫉之，信亦力求去，提举崇福宫。诏求言，信条十事以献，其目曰：法戒轻变，令贵必行，宽州郡以养民力，修军政以待机会，郡当分其缓急，县当别其剧易，严铜钱之禁，广积聚之备，处归附之人，收逃亡之卒。

起知湖州，信未涉州县，据按剖析，敏如流泉。擢集英殿修撰、知绍兴府、浙东安抚使。奏免逋官钱十四万、绢七万匹、绵十万五千两、米二千万斛。山阴境有蕪荻湖，四环皆田，岁苦潦，信创启斗门，导停渚注之海，筑十一坝，化汇浸为上腴。民绘象以祠，更其名曰王公湖。筑渔浦堤，禁民不举子，买学田，立义冢，众职修理。加焕章阁待制，徙知鄂州，改池州。

初，信扶其父丧归自金陵，草屨徒行，虽疾风甚雨，弗避也，由是得寒湿疾。及闻孝宗遗诏，悲伤过甚，疾复作，至是寝剧，上章请老，以通议大夫致仕。有星陨于其居，光如炬，不及地数尺而散。数日，信卒，遗训其子以忠孝公廉。所著有《是斋集》行世。

汪大猷字仲嘉，庆元府鄞县人。绍兴七年，以父恩补官，授衢州

江山縣尉，曉暢吏事。登十五年進士第，授婺州金華縣丞，爭財者諭以長幼之禮，悅服而退。

李椿年行經界法，約束嚴甚，檄大猷覆視龍游縣，大猷請不實者得自陳，毋遽加罪。改建德，遷知昆山县。丁父忧，免喪，差總領淮西、江東錢糧干官，改干辦行在諸司糧料院。

參知政事錢端礼宣諭淮東，辟干辦公事，充參議官，遷大宗丞兼吏部郎官，又兼戶部右曹。入對，言：“總核名實，責任臣下。因才而任，毋違所長，量能授官，毋拘流品。”孝宗顧謂左右曰：“疏通洋雅而善議論，有用之才也。”除礼局員外郎。丞相洪适荐兼吏部侍郎，仍迁主管左迁。

庄文太子初建东宫，兼太子左谕德、侍讲，两日量讲《孟子》，多寓规戒。太子尝出龙大渊禁中所进侍燕乐章，谕官僚同赋，大猷曰：“郑、卫之音，近习为倡，非讲读官所当预。”白于太子而止。迁秘书少监，修《五礼会要》。金人来贺，假吏部尚书为接伴使。寻兼刑刑部侍郎，又兼崇政殿说书，又兼给事中。

孝宗清燕，每访政事，尝曰：“朕每厌宦官女子之言，思与卿等款语，欲知朝政阙失，民情利病，苟有所闻，可极论之。”大猷遂陈耆长雇直隶经总制司，并缘法意使里正兼催科之役，厉民为甚。又论：“亭户未尝煮盐、居近场盐，贷钱射利，隐寄田产，害及编氓，宜取二等级以上充役。”又论：“赐田勋戚，豪夺相先，陵辄州县，惟当赐金，使自求之。又论：“没入资产，止可行於强盗、赃吏，至於仓库纲运之负陷者，惟当即其业收租以偿，既足则给还，使复故业。”转对，言捕酒之害，及居官者不得铸铜为器。上嘉奖曰：“卿前後所言，皆今日可行之事。”

权刑部侍郎，升侍讲，言：“有司率用新制，弃旧法，轻重舛错，无所遵承，使舞文之吏时出，以售其奸，请明诏编纂。”书成上进，上大悦。

尚书周执羔韩元吉。枢密刘珙以强盗率不处死，无所惩艾，右司林栗谓：“太祖朝强盗赃满三贯死，无首从，不问杀伤。景佑增五